

白发与中年

□蔡培均



(CFP 图)

白发三千丈,缘愁似个长。迈入中年阶段,白发慢慢“敲门”,先从中间零星冒出一两根,开始还不大引人注意,逐渐分散,偶尔一梳,似有蔓延扩展之意。于是,猛力一拔,手起发落,势要遏制这发展趋势。几天后,似有消停。

过一段时间,原先拔掉的位置又开始被攻占。既然原始手段功效不佳就得考虑技术方式,借助外力对抗。于是染膏遮盖、剪刀修剪的方式上场,仿佛遮住了发丝的白,就能挡住时光脚步。可染膏的气味还

未散尽,新的白发又从发根钻出来,像春天里冒尖的草,挡不住也除不尽。

看久了也就看淡了,看淡了也就慢慢自我和解。对抗不如接纳,就像面对季节更迭,不必惋惜落叶,只需珍惜冬日的晴朗。面对潮起潮落,不必焦虑退去的浪,只需收藏沙滩上的贝壳。

时间是最好的疗愈大师。不能改变环境就改变自我,这是现代人很阿Q的生活方式。生活已然不易,何必自我为难,白发想长就长,只要不是大面积突袭,缓缓生长也是自然规律。

毕竟人得接受,生命从出生就是走向死亡的过程,这结局不容逃避,只是有的了无遗憾,有的猝不及防。在生命这个宏大叙事面前,很多当初无法接受的,备受

打击折磨的,到最后多是云淡风轻,被遗忘被忽略,就像一段小擦伤,不动声色地自我愈合。

而白发,它不是用来被“消灭”,而是用来被“看见”,看见往昔的自己,为家庭奔波的日夜,为工作付出的心力,岁月在身上留下的真实印记。白发,更像是一次友善的自我提醒,提醒着人生即将迈入下个阶段,这阶段身体机能即将面对的困境,也提醒着要更关注自我需求。

不是每个人的一生都有三万天,每一天都是限量版。而每一天又极易被忽略,太多的身不由己、力不从心、无可奈何乃至无能为力。有得到就有失去,失去的来不及说再见,再见的未必是当初,余生每一天都是一道如何珍重的课题。

当执念慢慢放下,中年人的心境便多了一层通透,慢慢地从面向外界需求,转向关注内心对话,更愿意把时间花在“向内看”。就像清晨泡一壶茶,慢品茶叶的回甘,傍晚在阳台侍弄花草,赏玩露珠从叶片滑落,睡前翻几页

书,只享受文字带来的平静。

话少喜静逐渐成了中年人的标配。那些曾经辗转难眠的烦恼、耿耿于怀的得失,逐渐被“不过如此”的坦然取代。就像爬山到半山腰,不再执着于“一定要最快登顶”,而是停下脚步,静看沿途的风景,远处的山岚、近处的溪流,还有脚下踩过的每一步路。在它们身上,自带沉稳,那是岁月沉淀的礼物。外表从容,内里如何,自个独自品味。

古人云,“三十而立,四十不惑”。其实中年困惑更多,只是不再执着去追问或是拘泥于何种答案。而是以经年的积累和勇气迎接所有即将到来的无常,以求能从从容容走向生命的夕阳。

而中年拼力积攒的这份从容,是在与白发的一次次“对峙”中、在学会取舍、与自己和解中慢慢磨出来的,接受了中年是另一段旅程的“风景台”,懂得更珍爱自我。

每一段岁月,都有它该有的模样,正如每一根白发,都是生命里值得珍藏的过往,它是时光寄来的明信片,上面写着:慢慢来,好好活。



过去已成定局,未来
还有一万种不同轨迹。



破茧逐光 迎难而上

□彭耕耘

有个广为流传的故事。20世纪50年代末,中苏关系趋于紧张。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嘲讽来访的周恩来总理说:“我出身于工人阶级,你出身于资产阶级。”其言外之意是你没有资格来与我谈无产阶级的道理。周恩来从容回应:“你说的没错。”赫鲁晓夫正得意自己占了上风,没想到周恩来话锋一转,犀利反击:“但我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,那就是我们都背叛了各自的阶级。”走修正主义道路,大肆否定列宁和斯大林路线的赫鲁晓夫一下子被戳中了要害,顿时哑口无言。

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,却能自主选择要走的人生道路。周恩来出身富庶家庭,本可尽享锦衣玉食的生活,但他从小便立下“为中华崛起而读书”的宏伟志向,毅然背弃家族安排的道路,坚定地踏上了革命征程。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上,像周恩来这样心怀大志、舍弃优越出身投身革命的仁人志士,不在少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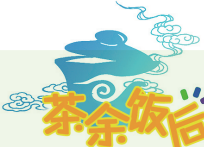
朱德,在北洋政府时期担任靖国军旅长,是滇军名将,后来还官至昆明警察厅长,生活待遇优渥,社会地位颇高。从当年留下的照片中可以看到,他骑在高头大马上,身披洋绒大衣,英姿飒爽,是许多人眼中的成功典范。然而,在接受革命思想洗礼后,他毅然选择追随共产党,辞去高官厚禄,踏上了艰苦卓绝的革命道路。此后,他的生活条件与往昔相比有着天壤之别,还时刻面临巨大的生命危险。在红四军从井冈山向赣南转移的过程中,面临敌人的围剿追杀,朱德的原配夫人伍若兰为掩护他突围,英勇牺牲,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。当时很多人不理解他为何放着好好的大官不当,却冒着掉脑袋的危险,过着提心吊胆的苦日子。

彭湃出身于地主家庭,家中良田数千亩。接受革命思想后,他支持打土豪、分田地、均贫富的革命目标,并且先从自家做起,将家里的资产分给贫苦百姓。为了防止他“败家”,亲兄弟们分产自立。彭湃把佃户们召到自己家里,当众将他名下的田契全部烧毁,并宣布:“日后自耕自食,不必再交租谷。”长辈被他气得吐血,骂他是“逆子”。当时的人们很难理解他的举动,甚至笑话他“疯癫”“离经叛道”。

杨汉秀出身于富商家庭,其伯父杨森是权倾一方的四川军阀。然而,接受革命理想熏陶的杨汉秀,拒绝了家族安排的婚姻,选择与一位志同道合的教师(地下党员)结婚。丈夫牺牲后,她毅然投奔延安,到“抗大”“鲁艺”学习,并改名“吴铭”。后来,她受组织委派回到重庆开展地下工作,不幸入狱。国民党反动派对她威逼利诱都无法令她改变立场,最终其伯父杨森竟然下令对她处以死刑。

当年,还有众多像杨汉秀这样的知识青年,冒着生命危险,克服重重阻力,从国民党统治区奔赴延安。解放区的生活与上海等城市相比,可谓是天壤之别,他们的举动在一般人看来难以理解。

为什么这些革命先驱要放弃高官厚禄,舍弃优渥的物质生活,不惜忍受苦难,也要背弃自身所属的阶级?答案就在于他们有着崇高的革命理想。为了大众的解放,为了广大民众不再受剥削和压迫,他们宁愿自己作出牺牲,舍弃小我,成就大我,从而选择了这条光明却曲折的道路。在这条通往理想的道路上,他们以百折不挠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,用牺牲与奉献彰显了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。



注意安全

今天师傅来装空调,我再提醒他小
心点,安全第一。

他说:“看不出来,你年纪不大还很谨慎嘛。放心,我干活很利索的。”说完,他就从窗台上滑下来,一屁股坐在我养了五年的仙人球上。

那一刻,一到三十三楼的声控灯全亮了……

为何打架

楼下的理发师把一个卖糖葫芦的小
贩给揍了。到派出所,民警问理发师:“你为什么揍卖糖葫芦的人?”

理发师说:“我在屋里给顾客烫头发,他在外面拼命喊烫糊喽。”



扁担

□贺彦豪

刚去农村插队的时候,生产队队长祥叔特意给我制作了一根扁担。这是一根用麻竹劈削而成的扁担,别看它长不过一米多,两头弯弯似钩,用它挑七八十公斤的重物也不会被压弯。

刚到山村,祥叔看我年纪轻、个头小,就照顾我去送秧苗。扁担成了我形影不离的伙伴。我插队的那个小山村,耕种的都是梯田,远远望去就像一级一级的台阶。我们知青和农民一起,在炎炎烈日下,赤裸着上身,顶着竹斗笠,在大田里劳动。我挑着一担又一担的秧苗走在狭窄的田埂上,有时不小心便连人带秧苗跌进泥田,全身沾满了泥浆,但见大伙儿都干得挺欢,我也没当一回事。

天气转凉,农民们开始上山砍柴。那天大清早,祥叔跑到知青点告诉我说,挑柴是重体力活,问我们去不去。

几位知青都说:“我们去试一试吧。”于是,祥叔帮我们每人准备了一副竹箍、一根扁担,还有一根小木桩。起初,我们都很奇怪,挑柴怎么要带这么多东西。祥叔说:“这根小木桩是用来当扁担的支架的。挑担的时候,扁担放在左肩,小木桩放在右肩,两肩都使劲,挑担就不致太吃力。休息时,也可以用小木桩作为支撑架顶着扁担。”

原来山里人挑担也利用了杠杆原理。我突然想:有些书本上的知识,山里人未必就懂,但在实际生活中,他们却能够灵活运用,或许,这就叫做“实践出真知”吧!

记得上山砍柴的第一天,临下山

时,大家都忙着把松木柴装进自己的竹箍。祥叔走过来,对我说:“你个头小,不要挑太多,松木柴很重的。”我说:“不要紧,锻炼一下也好。”于是,我装了满满一竹箍松木柴。下山后,一过磅,竟有七十多斤。

我这个人喜欢逞强。第二天上山,我暗下决心要比其他知青挑得更多一些,一下子把两个竹箍装得满满的。我咬着

簪花

□游惠艺

一同来的我的爱人不解女儿心,他对女儿说:“小孩儿,簪啥花呀!”而女儿的目光落在每一个簪花的女子身上,像蝴蝶一门心思想着落在哪朵花上面。到别的地方旅游是为了看美丽的风景,而来泉州旅游,不但是要看美景,更是要美自己,来寻找一个加倍美丽的不一样的自己。

小渔村的能耐是让一个平凡女子簪花后焕发美丽的光芒,不论是从前面看,还是从背后看,都耐人寻味,背后像太阳下的向日葵熠熠生辉,前面像圆月下的嫦娥款款情深。女儿把妈妈的手抓得紧紧的,唯恐错过簪花的美妙时刻。此刻,在她眼里花花绿绿都是别人头上的花,此刻的美景在她眼里就是一个万花筒,挠得她心痒痒的按捺不住。

寻一位五六十岁的婆姨给女儿簪花。

这些婆姨估计想不到,她们几十年在自己头上簪花的寻常习惯,有一天会成为一门赚钱的行当。

在五颜六色的服装中,挑了一件粉色的汉服给女儿穿上。化了妆后,女儿终于如愿地坐上簪花的凳子。婆姨扎起她的马尾辮,接上一束一米左右的长发。这长发按大小依次绕上三圈盘成一个海螺状的发髻,用两三根叉子固定,把散落的鬓发塞进发髻里。这时候的女儿立马不一样起来,显出精致的模样。

婆姨从海螺状发髻开始,从后往前依次在头上套上白色花、红色花、黄色花、粉色花的发圈。四圈下来,一个美丽的海螺姑娘就出现在我们眼前。这样还不够,从前往后,婆姨开始插花了,茉莉、玫瑰、菊花……一朵朵花儿挤挤挨挨地开放在女儿头上浓缩的花园里,洋溢着春天的生机,散发着熠熠的光。

一边看女儿簪花,一边看婆姨们忙碌,以及进进出出的簪花女。我说:“阿姨,多好吗!不用出门,在家就有稳定的收入。”



(CFP 图)

簪花的婆姨脸上带着笑:“都好!都好!现在大家的生活都好!”

从簪花店里出来,簪花的女儿身着飘逸汉服,脸上洋溢着笑颜,走在街上,似乎穿越回了古早时代。

穿过街巷,在蚝壳垒起的墙体前留影。走到码头,夕阳正泛着金色的霞光。霞光中穿着汉服的簪花女儿,美得让人目不转睛。



石锤下飞出的歌

□赖瑞禹



(CFP 图)

石雕场子里,堆叠各种成品、半成品,雄狮、亭子、牌坊……这些精工细作的石雕,让人心潮泛起,浮想联翩。

当初阳从远处的山峦露出时,匠人们便三三两两来到场里,各自寻着未完工的块石旁坐下。他们手中那磨得发亮的铁锤和钢钎,在朝晖下闪着金属特有的光芒。不多时,“咣咣咣”的敲击声便此起彼伏地响起,像是大地刚醒来的心跳,沉稳而有力。你若走近细看,定会为他们的技艺惊

叹:他们几乎不用低头审视,手上的动作行云流水。铁锤挥洒,石屑纷飞,那姿势竟像是在抚弄一件传世的乐器。

不知啥时从哪个角落,先响起“一时失志毋免怨叹”低沉的吟唱。这歌声粗犷却富有沧桑感,很快便有人应和。渐渐地,整个石场都沉浸在酣畅淋漓的歌声里。那歌声与敲击声完美地融合,锤起歌扬,鏖落声沉,俨然一曲舒朗和悦的交响乐。他们用歌声调节着呼吸的节奏,用韵律驱散着疲惫。我细观观察这些匠人,有位满脸络腮胡的汉子唱得最为投入,眼睛微闭,头颅随着节奏轻轻晃动;旁边一位清瘦的老者较为含蓄,只是嘴角微动,手上的活计却丝毫不乱。他们性格各异,却都在这一刻哼唱同一首歌。

日悬半空,火辣辣的阳光直射下来,石头表面泛着刺眼的白光。匠人们古铜色

的额脸上沁出细密的汗珠,背部的衣衫湿透,可他们的动作依然从容不迫,铁锤每一次落下都精准无误。更令人称奇的是,他们的眼睛并不拘泥于手中的活计,反而时常望向远方的天空。那神情,倒像是在与料石对话,与清风酬和。铁锤起落间,气出丹田,流转腕指,既用蛮力,又使巧劲,该去的石屑纷纷落下,该留的纹路渐次显现。这哪里是在打石,分明是在用最质朴的方式谱写生命的乐章。

午间歇息时,我与几位匠人闲聊。一位姓陈的老师傅抹了把汗,苦笑着说:“父母没疼惜,让儿学打石啊。”这话里带着几分自嘲,却也不无自豪。大家说起童年时光:在麦田里拔猪草,在山坡上放牛,雨天时躲在那些“皇宫起大厝”的屋檐下。那些雕花墙堵,凹凸有致的门楣,早就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埋藏了美的种子。如今,当他们面对这些石头时,仿佛能听见石头的低语,看见石雕中蕴藏的生命。莲花在他们手中摇曳,龙凤似乎随时都要破石而出。

海口风大,遍山是石,先人们便学会了与这坚硬的资源共生,早年砌筑坚固的石厝以御风安居。石头也融入了生活的肌骨,石柱、石拱、石墙、石埕、石桥、石塔,构成了生活的骨架。更有那石头的雕塑,石狮、石马、石象、石麒麟、石貔貅、石牌楼、擎天石像,是生活枝头开出的精神之花。缘于此,一代代石匠的名声,就随着他们的作品,传遍了大江南北、长城内外。天涯海角,地标风景,他们亲临现场,组装那些耸峙在基座上的层塔、巨像。那些块块胶合的巨作,有时只凭一人一钎,便能将其毫厘不差地复位。是他们钟情这冰冷的石头,又用火热的生命装扮了它。

暮色四合,月儿发亮。月光泼了满地,温柔地笼罩在那些刚刚获得新生的石材上,给那些坚硬的线条,镀上了一层柔和的光辉。此时,铁锤和钢钎敲击声戛然而止,而师傅们又哼起张口就来的流行曲儿,那浑厚、苍劲的歌声在石场、在乡间上空盘旋,回荡。